



0021606



大城市

〔日本〕

森村诚一 著

郭富光

孙好轩 译

大 城 市

〔日本〕森村诚一著

郭富光 孙好轩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大 城 市

Da Cheng shi

〔日本〕森村诚一著

郭富光 孙好轩 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阜 新 市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66,000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 1/2 插页: 3

1983年12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30,001—291,000

责任编辑: 于 雷

责任校对: 辛晓征

封面设计: 贾维毅

统一书号: 10158·725

定价: 0.67 元



森村诚一，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1933年生于日本埼玉县，1953年进青山学院英美文学科，1958年在旅馆充营业员十多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作者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发表了将近五十部长篇小说，一百几十个短篇。代表作有《大城市》《高层的死角》（获江戸川乱步奖）《腐蚀的结构》（获推理作家协会奖）《人的证明》等。报告文学《恶魔的盛宴》，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编 者 的 话

《大城市》，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长篇处女作，也是直到目前为止，作者不是作为推理小说发表的唯一的一篇。他后来创作上的主题与风格，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源头。

作者代表作有：《人的证明》、《腐蚀的结构》、《太阳里的黑点》等。

森村诚一，是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成长 and 高度繁荣的六十年代末走上文坛的。他并不故弄玄虚或以低级趣味取悦于无聊的读者，而是借用侦探破案的题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揭露日本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的腐烂现象，并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社会本质。他的推理小说，把推理的逻辑性和题材的社会性结合起来；把挖掘犯罪根源和批判现实结合起来；把侧重于知性趣味的所谓本格派推理与强调反映现实的社会派推理结合起来，这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吸引了全球的广大读者。

森村诚一曾长时期在大旅馆里充当营业员。透过这个



奇妙的景窗，他看清了资本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在光怪陆离的背后，却布满了阴森、恐怖、绝望与虚妄。那一组组的人物，一声声的碰杯，一场场的密谋，无不充溢着狡诈与虚伪。什么爱情、友谊，无不是互相利用、互相残杀的诱饵；即使父女之情，也逃不脱价格、交换的经济规律……

森村诚一就是资本主义繁荣与腐朽的见证人，为资本主义的百孔千疮写了挽歌。他不到二十年，写了将近五十部长篇小说，一百几十个短篇。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使人类这个星球上的青山碧水，变成数不尽的高楼大厦和红灯绿酒；同时，也制造了写不完的惨祸悲剧。人们在嘻笑中互相残杀，却又在哀叹中共同消亡，这便是森村诚一大部分作品耐人寻味的主题。

森村诚一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气势较大，舞台宽阔。他常常以国际或许多个大城市为背景，出场众多的人物。《人的证明》，从东京的四十二层大楼写到纽约的贫民窟；《大城市》，则从雪山天险写到日本三个大城市，从普通居民写到金融巨头。因此，便为二十世纪末的资本主义世界，留下了某些侧面的真实写照。

森村诚一，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却握紧剖析的刀，不断探索和揭露社会的重重矛盾，这既需胆量，也需见识，森村诚一的作品，魅力正在于此。

值得提出的，正当日本政府利用编纂教科书之机、将日本的侵略行径说成“进驻”时，森村诚一毅然发表了揭露日本侵略军细菌部队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记录，震惊了全



球，有力地回击了日本的反动宣传。

不过，森村诚一的作品也出现过一些黄色描写；有些地方追求故事情节掩盖了形象的刻画；有时人物出现类型化、脸谱化……这些，都削弱了作品的格调。

1981·9·1 于沈阳

目 次

白马岳绝壁.....	1
东京——两个月以后.....	8
名古屋——两个月以后.....	18
大阪——两个月以后.....	29
冰冷的真空管.....	32
残缺不全的人.....	39
生存的条件.....	48
优越的窝.....	56
商人的笑脸.....	62
种马复仇.....	69
非常空间.....	73
海市蜃楼.....	82
毒药、蛆虫、肉体.....	91
小偷遇强盗.....	101
住宿证.....	106
女老板.....	111
吃差价.....	127



导管生锈.....	130
昏沉的阳光.....	142
昔日登山伙伴之歌.....	147
野兽的眼泪.....	151
树冠炎.....	156
科尔沙柯夫症状群.....	169
安云野.....	179
死鱼的眼睛.....	188
老牌巨怪.....	195
茫然的新娘.....	205
商法第三百四十三条.....	219
绝对必要的应答事项.....	234
金色的冰杖.....	238
引向苍茫的东道主.....	244

白马岳绝壁

昭和①三十×年，二月十四日，北阿尔卑斯山脉②白马岳不归山第二险峰的峰顶，挺立着三名登山者。

虽说是二月，北阿尔卑斯山脉还是严寒的隆冬。暴风从黑部峡谷③的深渊袭来，削掉三人脚下的冰雪尖峰，在晴澈如洗的蓝天下，卷起了一条条白茫茫的雪龙。

他们忍受了长途艰险，挥舞着冰杖，被一条象征着登山战友友谊结晶的绳索绑在一起，终于登上了碧空中隐约可见的某处。在这里，三个人刚刚有个立足之地。这是叫人喘不上气来的狂风劲吹的舞台。然而，透过迷雾云烟，可以望见冰雪覆盖着的北部山区，展现一幅壮丽的画卷，总算是以补偿他们的一路艰辛和付出的青春热力了。

三个年轻人，当他们知道再也没有峭壁可攀时，才意识到已经登上了绝顶。象所有的登山者一样，攀上高峰的刹那间，莫不流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互相瞧着对方的脸。

① 昭和元年是1926年。

② 日本飞驒山脉的别称。

③ 位于富山的东部黑部川的中部。

三人下一步要做的，是连绳索都不肯解，让与峭崖陡壁苦斗得死去活来的身子，依靠在绝壁上喘息一会儿。随后，欢悦便一涌而来。一名伙伴从防风防水登山服的口袋里取出一支湿漉漉的香烟燃着，一个传一个地吸了起来，然后才悠闲地解开了绳索。

三支冰杖，在冰壁上刻下了三个人的人生路程。现在把冰杖捆在一起，放在岩石旁。

“终于爬上来啦！”一名年轻人喃喃地说。他虽然消瘦，却是个钢丝一般坚韧的青年。

“已经是四年多的梦想啦！”另一个伙伴答道。这个小伙子虽然个子稍矮，脸儿胖胖的，眼神却分外地热诚。

“不过，更大的难关还在后头哪。”第三个补充了一句。他的身材和体形恰好是前两个人的折衷；特征是眼睛小，嘴唇薄。

三个年轻人，按照发言顺序，第一名称做岩村元信，第二名称做涉谷夏雄，第三名称做花冈进。他们都是东京帝国大学山岳部的学员，即使在整個日本登山界，也因精锐而闻名，个个是著名的青年登山运动家。

现在，他们偎倚着的这风雪长空中的一席，正是白马岳的一隅。在被通称为北阿尔卑斯山的整个中部山区国立公园的群山之中，也称得上后立山绵绵山岭的主峰，好象一道屏障，雄据于长野、富士二县的北部县境。准确些说：这里界于白马岳和五龙岳之间，号称不归山天险，是由黑云母的花岗岩构成的剑峰之一。

从它的名字也不难想象，此处的险恶，在整个北阿尔



卑斯山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崩裂的酥脆岩石和仿佛扣在山顶的石壁，即使严冬，也存不住雪。这儿不知多少次，吓退了登山名手的挑战。他们一路踏破的第二险峰东侧，还是首次有了人类的足迹。

他们三个人从中学时期就渴慕峰峦，有志于登山。为此，他们才考入了拥有光荣传统山岳部的东京帝国大学。在校的四年间，他们把剩有几处未踏石壁和路途的不归山绝壁上的剑峰群，选为自己青春的舞台。

领先攀登，这是登山家们做不完的梦。要攀登足迹未到的绝路和险峰，在苍天的一隅，树起首次登临的纪念碑。

高热的大气压，横扫的暴风雪；或是赤日炎炎，曝烤身躯。他们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的身姿走向未知的世界。

经过艰苦奋战和令人喘不上气来的作业之后，他们所达到的空间，大约是不适于人类生存的荒凉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憧憬高山魅力的年轻人，依然渡冰河，穿偃松，吞云雾，披风雪，攀上了这个冰壁。

环绕着不归山绝壁的剑峰群，是帝国大学山岳系实习课的山场。这条变奏曲似的路程，每年夏、冬两季，几乎全被山岳系学员在集训中踏破。

环绕着不归山的尖峰，名叫一峰、二峰、三峰。三个人如今脚踏的山顶，正是怪石嶙峋的第二峰，最大的高差三百米，在日本石山中名列前茅。

准确些说，这里是不归山绝壁第二险峰的东侧。就是

这垂直的峭壁，才是他们作为青春舞台而选定了的进军目标。当他们即将毕业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这首次的攀登。

洒下青春汗水才踏破了的 中部山岭，在他们的周边扩展。与远方“枪穗高”的山岭起伏线相连接，有针木山、鹿岛枪山和五龙岳连峰。眼下，隔着一条黑部峡谷，可以望见剑立山锯齿形的轮廓。同时，在四周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有不归山剑峰群的无数绝壁与深谷，它们都在炫耀自己，以雄踞首位而自豪。

所有的尖峰无不象披挂着寒冰冻雪的冰塔，只从雪烟的隙缝处才承受着点点阳光，在闪闪烁烁。

然而，他们的眼前还有最后的一座石壁，比他们站立的峰顶更高、更险，高差四百米，被认定是几乎不可攀登的；它武装着无限险恶的绝壁，在傲然耸立。

壮观的雪壁，上部形成了喜马拉雅山的山垄，不断地塌下雪崩来。尤其山顶很难落下什么，上行断层的飞壁，连雪都不存，露出阴黑的石面，成为殒石和崩石的巢穴。

这儿不愧是有去无回的绝壁第一峰北侧。对于以帝国大学为首的许多优秀登山家的进攻，它顽强的抗拒，迄今依然不许人迹踏上一歩。

毋须说，他们三个人也由于首次登临而心潮激荡。

但是绝壁的北侧，他们并没有攻克。

岂止他们，对于任何登山家，那里也要顽强地封其进路。假如偶有登上峰顶者，会毫不留情地叫他们饱餐一顿雪炮和石弹，致使洁白的雪壁染上了年轻人的鲜血。当地的长野县被胆大的殉难者吓呆，甚至县参议会提出了“不



归山绝壁第一险峰禁止登山条例。”

登山界的人士纷纷指责这个条例明令禁止登山，也太过分，因此，很不得人心，终于没有通过。不归山绝壁第一峰的绝险声名，因而更传遍了日本全国，殉难者的人数比提议前更增多了。结果，恰恰成了讽刺。

不过，花冈所说的“更大的难关还在后头”，指的正是第一险峰的北壁。他们对于那倾注全部青春的热血也难于抵达的天空一隅，寄以无限的钟爱。他们决心总有一天，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登上那个尖峰。他们充满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火热激情。

“这是最后一次登山了。我们的学生生活到此结束。”岩村又一次发言。

“这次下山之后，岩村将去东京，花冈去大阪，我呢，去名古屋。现在解开的绳索，何年何月才能再结在一起啊！”涉谷有些伤感地说。

“什么？那一天立刻就到。互相约好，请个假，下回登绝壁第一峰！”花冈用力地说。

“四年间……”岩村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无论是现在攀登的第二峰东壁，还是过去攀登的鹿岛枪北壁的冰川，还有“穗枪高”瀑布下的峡谷，条条路程都是用联结绳索将我们绑在一起。我们不论缺了哪一个，都心惊胆战，不敢攀登，真是情投意合的登山伙伴呀！”

花冈说：“咱们在这个山尖上把联结绳解开，就要分头向就业地的三个城市进发，三路分兵了。登山好友在高

山上告别，我想这才是登山伙伴最好的告别式哩！”

涉谷一句一句，有板有眼地说：

“从明天起，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在迎接我们。身分也变了。不过，我们不论去到什么地方，也不论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都不要忘记在帝国大学山岳系结下的这一段友谊吧！”

“怎么能忘记？”岩村和花冈异口同声地说。

“现实社会不论是怎样冷酷的地方，也不能把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豁出命去也要休戚与共的青春腐蚀掉。我们可不是装门面和耍酒疯才绑上联结绳爬上冰壁的哟！”

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这三名登山伙伴为了留下学生生活的最后一段回忆，他们立志在大雪封山的时候攀登不归山绝壁第二峰的东侧，此时此刻，已经贯彻始终，如愿以偿了。

他们在山顶解开联结绳，分赴各有职场等候着的三个大城市，三路分兵。

这离别，虽然充满着年轻人常有的那种多愁善感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他们都确信这对于登山家来说，是一次最相宜的告别。

刚刚放晴的天空，又开始布起了阴云。刺骨的寒风从脚下卷起稀薄的烟雪，撞在山岩上，又激起更大的雪浪。

已经到了必须下山的时候。虽然依依惜别，但，寒风和天色却在无情地驱逐他们。

“现在，该走了吧！”

“好叟，当心点哟！”



“都要当心些！”

三个人再一次互相握手，凝神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个个都是一副颇有男子气概却又削瘦的面庞。

“下次再绑联系绳，该是在第一峰喽。”

“直到那一天，多保重！”

“那么，动身吧！”

三个人毅然地松开了手。狂风吼叫着穿过，似乎要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大。

三个登山伙伴分别了。

这也就是向他们度过的瑰丽青春和纯洁的友情告别，同时，也是今后必须独立获取生活资财而向现实社会跨出的第一步。

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名登山家从风雪的顶峰分赴三个大城市了。透过雪烟的隙缝，远眺一片蔚蓝色的远方，那里有他们新生活的园地。

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从前，他们自动物色了几座大山，踏出了艰险的路。从这种青春的粗犷性格出发，毋宁说，他们是为了生龙活虎般地奔赴三个大城市，才迈开了大步。

东京——两个月以后

“怎么样？物色到几名稍微象点样的了吗？”

盛川达之介在宽阔的经理室的沙发上悠然自得地落坐。他一面把雪茄烟灰磕在烟灰缸里，一面问道。

“是！和往年一样，只有指定的几个学校推荐来的学生才有应考资格。共录取了四十名，都是笔试和口试考了一定分数以上的。”矶原人事部长点头哈腰地回经理的话。

“四十名……比去年多了些呀。”盛川大眼皮一郎当，瞧着矶原。

“是。今年的家电事业部扩充了，有意识地要补充些人。”

矶原搓搓手，意识到经理似乎在责怪他采用的人数比往年多了。本来招考的人数，是早由盛川决定了的，并非由矶原擅自作主。然而，盛川有个毛病，对于自己发出过的命令非常健忘。

凡是妄自尊大的独裁经理，常常是这样：一切都由他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如果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达到预

